

T I E X U E F E N G L I U H E

铁血 风流 河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

雷明伟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稻草人丛书

雷明伟 著

铁血风流河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风流河/雷明伟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3

(稻草人丛书)

ISBN 7-80611-911-6

I. 铁… II. 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3154 号

铁 血 风 流 河

雷明伟 著

责任编辑:李 文

装帧设计:海 涛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050071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4 印张 354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2.00 元

ISBN 7-80611-911-6/I·812

谨以此书敬献给：

大无畏拥抱真理和那些
终于攥起法律武器解救自己
重返风流人间的人们！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农村题材的小说。

才华横溢的青年教师师专毕业分配时“冒犯”了教育局局长，被分配到苦寒偏远的乡小后更是嫉恶如仇，便与老校长层出不穷的欺上瞒下弄虚作假丑行屡作斗争。虽赢得老校长幺女之芳心，却让老校长顿感仕途险恶，遂又被编配到三十里外人烟稀少的尼姑庵村小，幺女也被父亲求派出所所长“农转非”后进了县城待业。临近中考的十五岁女生因失去好老师正惶惑不安，被老校长造假突击发展为中共党员，以求加分照顾，引起学生骚乱。青年教师将一纸控告递出深山之外，老校长受到严厉惩处，胸怀杀机正欲返校，却见刚通好关系要内招为缫丝工人的幺女已身怀六甲。他一面咬定是青年教师及其团伙所为，一面命多年来一直想做校长“乘龙快婿”早已煎熬得马瘦毛长的敲钟匠作火线替补丈夫，好让幺女顺过政审关。敲钟匠眼见当现成爸爸已成定局，狂喜过望，又怕青年教师刑期过短而夺走“落地桃子”，仰校长鼻息一口气“检举”了青年教师还“奸污”了好几个女生。老校长炮制好惊天大案后向所长紧急报案，不想正中所长下怀……于是，走私犯、偷渡分子、贪污腐化大嫖客、毒品女贩子、水性杨花之暗娼、妇女儿童拐卖精粉墨登场，与冤狱囚徒、劳改释放犯、丧魂落魄退休教师、精神失常尼姑、公办“哑女”、农民烈女、下岗弱女、师大才女、无业妓女、阳痿病患者、无所归依的私生子以及早年替罪羊、现今气死鬼等展开了触

目惊心而精彩奇谲的生死决斗，变态的兽性和扭曲的人性之间演绎出一场跨世纪拷问——作品所透露出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无疑是对社会及其发展作了探索性。

小说题材新颖，思想精深，故事波澜起伏，情节悬念丛生，人物形象突兀险峻，读来荡气回肠，令人警醒。



引子

在方圆几百里莽莽群山波翻浪滚的腹心地带，有一块古怪离奇的地形：Y形山川 Y形谷，Y形河绕 Y形路，像倒躺着的、手臂早已灰飞烟灭、只剩下躯干和两腿叉开的巨大尸体，暴露于千古苍凉之上，仰仗经天行地的日月光华晾晒无声无息的青魂。

正像没有哪一位考古者考证过尸体的来龙去脉一样，山川峡谷自古无名无姓；那被岁月搓揉得似是而非的河道，不见有水流过的迹象，只有骷髅一般形销骨立的风，终年卡在山谷的喉管里口哨般吹响，史称风流河。

左边一条峡谷陡峭幽深，上凸下凹的河脚，怪石嶙峋，像犀牛冲天而起，似象鼻探穴而下。蜿蜒起伏的山道时隐时现，断断续续转过九十九道低谷后渐次爬上重峦叠障的苍苍云巅。在云巅下陷处，一道平阔如古木板凳的路面直穿小垭口，当年过往的盐贩和官府邮差都要在那儿坐下小歇，戏称板凳垭；过板凳垭后便是外县地盘，八十里莽莽苍苍青杠林，八十里陡坡险谷奇石，像鬼无常摆下的迷魂阵，解放前是土匪出没的恐怖地带；解放后剿匪时留下许多荡人心魄的传奇故事，据说土匪头子魏元膀就是在板凳垭就地正法的。

右边一条峡谷宽阔幽长，顺着河脚，偶尔有几小块孤零零的田畴，田畴边绿竹掩映着土墙茅屋的农家小院，时不时传出几声狗吠



和鸡鸣。三十里长长石板路经年失修，有一块没一块地陷进泥土里，一直延伸到一座横亘如磐的山脚，再沿乱石砌就的无数之字形石级向上，在岚雾缭绕的山口有一座气势恢宏、阴森可怕的寺庙，名曰太极庵，为当年尼姑所居，解放后辟为太极庵村小学，但终因苦寒高远，失学儿童太多，学校衰落，寺庙重新开放，远远近近，又有许多现代尼姑入庙“修行”。穿过尼姑庙黑暗深邃的中轴廊道，就到了另一个外县了。

而在这两条峡谷之间，便是望断云天不见顶的鹞鹰寨，峰顶白云飘飞，鹞鹰盘旋，无树无草，无水无路，只有古人在最高峰处留下一道刀砍斧切的石门，当年山王反寨时石门两边的石砌被彻底撬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石门早已形同虚设。鹞鹰寨的山脚，是像剑门关一样雄峙绝立的万仞石壁。石壁之下，即两条山谷合二为一的低凹处，一片灰蒙蒙低矮矮的瓦屋，参差错落如犬牙，咬着一块北高南低的猪市坝；几处黑烟囱像古堡里悼念亡灵的香烛，有气无力地冒着冷烟；寒鸦绕飞三匝后无处栖落，流落在不远处几棵古柏树上凄凉地哀鸣；吊脚楼下的阴沟淌着污浊的臭水，鸡猪狗鸭牛们排泄的废物密布在一切可以作为通道的地方，散发着浓缩的、恶心的气味。当年撤区并乡建镇，因其远离场镇，规模狭小，经济、文化异常落后，便成立独立乡，称风流河乡。在乡政府和供销社之间的缺口处，一条简易泥石土路，顺着合流后的风流河，穿过曲折而漫长的山谷，通向距这儿一百二十公里的县城。这儿是三县交界处，几乎与世隔绝，人烟稀少，但治安刑事案件历来复杂，偷牛的、拐卖妇女儿童，只要过了板凳垭或太极庵，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除了逢场天买猪卖牛的嘈杂和县城运输公司隔天一辆班车的轰鸣声外，就是海湾战争飞毛腿导弹误落风流河，也不会引起任何轰动。

在这片寒酸凄苦的角落，有一片风景却让人遗忘不得，那便是风流河中心小学。它背靠风流河乡场，座落在河滩边一块平台上，



浓密的翠柏枝，掩映着几处飞檐翘角的庙宇。卡在两排古柏之间的一斜溜石梯通上八字门；八字门两边是一片低檐，下半部分是灰苍斑驳的篱壁，泥巴已经脱落，露出竹片编成的墙筋；上半部分是木棒一竖一竖地排成的窗户，木棒已经被虫蛀空蛀朽，一摸便有尘灰飞落。无须踮脚，透过墙筋间的破洞，便可窥见里面的地上大大小小土坑，一有脚步到达，满屋子便会尘土飞扬，这是风流河中心小学幼儿园和小学部。进了八字门后是一个小天井，一条小道将天井一分为二，被两棵盘根错节的古柏雄踞着，蔽荫下为教研开会的地盘，左边为小学部的，右边是初中部的；小道前方是十步笔陡的石梯，踏上石梯便是这座庙宇的大雄宝殿，靠右边的飞檐穿斗上，一根粗糙的麻绳吊着一块锈迹斑斑的铎铁，风流河中心小学上课、下课的钟声就从那上面敲出。大雄宝殿左边有一间厢房，里面有一块两付乒乓球台大小的土台子，那是学生蒸饭时搁饭盒用的；靠里边牛肋巴窗户边，一张有几条快要断开的巨大裂缝的圆桌周围，八根长石头歪歪斜斜栽在土里，那是公办教师们用饭的桌凳。靠左一道小门进去，是当年芸芸子民求神拜佛烧钱化纸的地方，现在是风流河中心小学教师和学生共用的厨房。在大雄宝殿右边，原来是一片乱世坟坪，掩埋着各路人等，后来改成学校操场；操场当初够得上篮球场大小，但学校不成体统，就在靠石坎的里边增修了一排瓦房，隔成三四间教室，木质的石头的桌凳夹杂其间，其为初中部。操场外边与教室平行的，是一排麦秸扎成屋顶的小土屋，所有公办教师住在里面。再往右便是操场尽头，四棵怕有几人合抱的古柏各居南北，长长的枝丫伸向大雄宝殿，像千年寿星蔽护着校园的安宁；它们脚下，一破为二的竹竿夹住茅草权作四面墙壁的东西围着四根石柱撑起的人字形瓦顶，里面是一个大便池，几根长条石横跨其上，竹竿夹着茅草的隔墙将石条分为两半，一半为男厕所，一半为女厕所，有两根石条已经断裂，斜斜地栽在便池里，虫蛆和寄生之类沿着断石正在一个劲地往上爬……



这是风流河关于中心小学的分镜头。别看它其貌不扬,却是全县乃至周边县甚至市里最著名最响亮最风流的“文明先进单位”。但风流河人不以为然,似乎它的最著名的声誉、最响亮的名气、最风流的故事,只在风流河以外才显得神秘莫测,就像美妙绝伦的海市蜃楼只会让远在海岸线上的人心旌摇荡,风流河人特别是风流河中心小学的人们,找遍全身每一个毛细血孔也找不出引以自豪和幸福的蛛丝马迹,脸上依旧荡漾着与风流河风俗画相协调的忧郁的、压抑的、被某种欲望扭曲的原始色彩。

正如在这个没有破洞也不曾褴褛却快要腐败的一隅虚幻着只在远方人耳朵里才光艳芳馨的花朵一样,在远方人听来穿着打扮美若天仙的风流河中心小学,一幕爱恨厮杀、美丑交锋、生死较量、亲者痛、仇者快、好人落泪、英雄泣血的悲壮故事,便真实地发生在每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里……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30
第 三 章	77
第 四 章	96
第 五 章	154
第 六 章	183
第 七 章	220
第 八 章	251
第 九 章	281
第 十 章	316
第十一章	355
第十二章	398
后 记	443



第 一 章

1. 大雄宝殿

春光明媚的星期一早晨。大雄宝殿。

公办的、民办的、代课的；幼儿园的、小学部的、初中部的；男的、女的所有教师，默默地走进大雄宝殿，像基督教徒去做礼拜，像朝圣者去谒拜偶像，像旁听者去参加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审判。他们穿着朴拙，陈旧，颜色单一，样式古老，但洗得很干净，有风纪扣的都扣得规规整整，绝不马虎。金色的阳光，透过大雄宝殿雕花小窗格，像无数古铜币洒在他们的头发上、脸庞上和衣背上；隐隐约约的精神和肉体的不安，把年深日久积淀的清苦脸相躁动成暗灰色；仿佛有一个出于权势之口的某种荒谬绝伦的命令牵扯着，不得不昧着良心麻木服从地来到这儿；就像一个活动的傀儡，制动他们的线索藏在深不可测的岁月之深处，或者干脆就是一具不怎么灵活的讲课机，暗迫机关控制在无影无形的、高不可攀的天幕里。

他们站在青青的石板地面上，头顶是高深幽暗的殿堂，雕梁画栋，勾心斗角，层叠交错，星移斗转，牢稳如磐。他们望着墙壁。墙壁四面看不见大雄宝殿本来的模样，却被上三排下三排近四百块万紫千红一般的奖状遮盖得严严实实。这是老校长魏金史苦心经



营的风流河中心小学荣誉室。多少年来,为了它的发扬光大,他没有少花费心血,每天派人打扫得干干净净,风雨无阻。有一次一女生打扫之后第二天早晨,一块铝合金镜框奖状的挂绳被老鼠咬断,落下摔在青石板上摔得粉碎,魏校长心疼不已,将派那女生的老师找来认罪,那老师受了莫大的侮辱,拒不认罪,魏校长强迫那老师把玻璃渣扫了,那老师也拒不打扫,认为风光丢尽,找岔子以“奸污女生”为由,将那老师丢进了班房,那女生也被开除了。一次暴风雨大作的夜晚,魏校长梦中被摇撞在廊柱上的铎铁声惊醒,披衣跑进大雄宝殿,巡视到天亮,感冒发烧打针吃药吊盐水住了七天风流河卫生院。多少年风流河小学没有教研室,教师都在寝室里备课改作业。一次,县文教局教科所的同志来风流河中心小学搞教研活动,和教师们刚在小天井里坐下,天突然下雨,只好坐到八字门旁的廊道上,女教师何绍英建议把荣誉室改为教研室,魏校长当着上级和众多教师的面,把何老师骂得狗血喷头:“你晓得球!你懂狗屁!饭把你胀憋了!球把你日疯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你不要脸风流河几十位教师要脸,你不要皮风流河几百个学生要皮!你以为你就老了,就可以倚老卖老图享受了!风流河离了你,红萝卜就上不了席了?黄鼠狼背冲锋枪,鬼知道你安的什么打猫心肠!”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提教研室的事,每挣回一张或几张奖状,他都像做道场的道士一样小心翼翼增挂上去,然后虔诚地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巡视一番,确定万无一失后方才离开。正是这些无数佛光一般斑斓的光环罩在他头顶,他才很顺理成章地将家人安排得尤如大雄宝殿般四平八稳:当年把在太极庵农民扫盲班上认识的薨草大婆赵香渝弄到手后将其安插在自己所统治的学校教民办,要不是文化太低历年考试不及格,早就转为公办了;把在太极庵务农的大儿子弄到县委工作组搞“社教”运动,要不是得意忘形炸鱼炸死了农民的水牛,自己也魂归西天,现在至少也是省委书记什么的;当年文教局分给风流河老教师一个劳务输出



名额，他赶紧将二女儿顶替上去，现已定居缅甸；那些年上级要求开办幼儿园，要求风流河推荐一名女教师到外县幼儿教师培训，他忙把自己还在读初中二年级的三女儿弄上去，结果培训归来未拢风流河，他却把她早已活动到县团委去了；上级分配给教师子女为代课教师转正名额，他便把辍学在家的四女儿转为公办，并在未教满半年时就弄到县委组织部去上班。现在剩下五女儿魏烟茹在城里高中毕业未考上大专，只好暂时回太极庵种土地。他已经找过风流河派出所所长王占，答应先将魏烟茹“农转非”后再说。他于是踌躇满志，每周星期一早晨，例行周会就是将全体教师集合到荣誉室，默默感受被层层包围住的“荣誉感”，以此激发教师们对他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权威奴仆般的忠实服从。

“朝拜”刚刚开始，魏校长从小天井转角处的寝室里奔出来，健步登上石梯，走到殿堂教师们早已为他留好的固定的空位上。他一出场，舞台就完全了，正像交响乐团来了指挥。他总是神采飞扬地出场，面容像秋天的初霜一样新鲜清爽，整个人品就是殿堂的内容，就像殿堂是他整个人品一样：终年不变的花白平头，双下巴，粗脖子，五短五肥身材；眼睛斜视，戴一副通光眼镜遮着，两条眼镜腿深深陷进肉里；嘴巴小而深陷，深陷得舌头太长大，以至说话有些夹舌；两片菲薄的嘴唇在胡茬里蠕动。他气宇轩昂但表情善变，瞬息间可从温柔少女的灿烂笑容变成债主竖起眉毛，板起一张希特勒似的脸。因为斜视，常常把鹿看成马，把桑麻看成槐花；那两片嘴唇，可以根据需要把稻草包装成金条，把金条撕揉成稻草。他办事有雄才大略，更有魄力和信心，目光远大能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英明果敢能纵横捭阖于危难之间。他是什么文化程度，风流河人无从知道，只知道大跃进年代，家乡太极庵无柴烧，他呼喊着“打倒我爹”的口号，跑到大雄宝殿旁边，像刨红苕一样将父亲魏元膀的尸骨和棺材挖出来献给集体伙食团，并把自编的儿歌唱遍了整个风流河：“我爹魏元膀，是个大流氓，坐在板凳垭，打砸烧



杀抢；儿子不学爹，红旗下成长，扔进灶孔头，烧得叭叭响！”后来就鬼使神差进入风流河小学。他虽然不懂教学，却从此精通上级喜欢什么，推崇什么。他大部分时间坐在那儿看报纸；凡是报纸上尊敬的提倡的事物，他都会当成一件最美丽的风衣，抢先披在自己身上。比如：当报纸上刚刚开始宣扬向工人农民学习，他马上动员全校师生投砖投瓦，把学校修到只有鹞鹰能学到知识的鹞鹰寨；当报纸上才透露出又红又专的信息时，他连夜召开誓师大会，星辰未落便带领全体师生把鹞鹰寨的“学农示范学校”撤下山来。所以，每当他参加文教局的校长会议，他那敢把整个文教战线踩在脚下发言的姿式，他那经验之丰富，论点之新奇，方法之先进，效果之美好，简直令全县中小学校长和文教局大大小小头目自惭形秽，心里一个劲地惋惜：“我怎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呢？！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但是他的自私、偏狭、狂妄的弱点也因此暴露无遗：他常常咒骂报纸上宣扬美好的东西太多，丑恶的东西太少，如果偶尔有，也不够他对那丑恶的尖酸刻毒的发泄；常常发些居心叵测的牢骚，专爱挖苦法律法规，诅咒上层建筑，似乎心底里藏着显而易见的秘密，然后把这种秘密作成铜墙铁壁，挡在他与别人之间；别人的事情，他敢一眼穿透，能踢谑的尽情踢谑，能打击的尽情打击，他的构想和谋算，却没有人敢正视；即使正视也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所以，如果他离开他干的本行，即是说离开那把交椅，走下在教师前面开会用的讲台，闲下来站在铍铁下面望着操场百无聊赖地甩手拍着响的时候，或者嫌冰着屁股便双脚蹲在教师食堂那石凳上唏唏嘘嘘喝稀饭或吃油醋面的时候，仍不过是一个又笨又蠢又卑微的低等凡夫，不懂人情世故，不同情别人的灾祸，也瞧不起他人的幸福，感觉不到任何精神上的乐趣，至今不懂卡拉OK是一张股票还是一双皮鞋，老婆赵香渝向他拉家常说到惊心动魄时他居然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嘴角早已淌下长长一溜憨口水……因而，他把风流河中心小学当成所有权属于他私人的笑盈盈的分封园林，嘈杂



和静寂，狭小而丑陋，都让这座园林像他的心地一样封建落寞，里面的出不去，外边的进不来，他放牧的那群教书匠们，永远只有尊重他威严的权利。

“同志们！教师们！一周辛苦了！”他趾高气扬地吼。“我们……”

“报告！”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门口飘进来，门边站着满头大汗冒着热烟，喘着粗气，光着脚丫，右手捏着一只没有后跟的半截布鞋的老民办教师钟奎。钟奎和魏校长是儿时朋友，沾了校长的光，但至今仍未转正。

“你搞球呀，这半天才来？！”魏校长的例行演讲被打断，正待发作，见钟奎那副德行，却不由得怔住了。“你……？！”

“正要走哩，见我妈床头尿桶满了，婆娘叫我担去把南瓜灌了。”钟奎埋头翻着白眼，偷偷打量魏校长的脸色，想从上面探究出对他不利的成分，那神态，活像发疯地赶往学校但终究早已上课的小学生，“就一路小跑，哪晓得一颗石子一垫，整我一个扑爬，一只鞋子就踢下万丈岩……”

“你把你妈那只破鞋也干脆甩了算球了嘛，还提到学校来捞球？！”魏校长恶俗地骂道。

钟奎这才感觉做了一件蠢笨如猪的大错事，忙走过去想把鞋丢进大雄宝殿与初中部教室间的阴沟里。

“转来！等完了再说！”魏校长瞥了他一眼，向教师中间道。“孙太清，给他记上迟到！大家注意了，我们讲两句。还是那句话：学校光荣我光荣，学校羞耻我羞耻！作为全县样板学校的一员，我们务必珍惜每一个荣誉，爱护每一份荣光！任何人不得玷污了党赋予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光辉形象！”语言模具倒完之后，像突然想起什么，“给大家吹吹风：文教局给我们一位语文老师——狗日文教局硬是怪日麻筋，把老子的话当屁放了；而且秋季不分人，到春季才给老子分一个来。”



孙太清听说来了新教师，就像终究躲不掉的债主上了门来，顿时浑身不自在起来。

“那老师叫张大伟，师专毕业的高射机枪，还是他妈个写啥子打油诗的立家吗坐家(作家)，森局长说，要立也去风流河，要坐也去风流河。大家知道这话啥意思吗？那是上级看重我们，把我们当成锻炼人才的样板基地！立也好，坐也好，你既然来了，就得走我手心头过！天上仰起飞的，地上躺倒爬的，哪样怪人我没见过？！你端我的碗，就得服我的管，你有天大的本事，要翘尾巴到别处去，在我这儿就只能乖乖地夹倒尾巴做人。听领导的话，协助领导搞好工作，你就可以立着奔前途，南北东西任你来往；瞧不起领导，和领导作对，自然没得好下场，当然就只有坐倒享清福喽！”

这些棺盖过去、鞭笞现在、警策未来的措辞，在大雄宝殿上空像无数根挽好套扣的绞索，摇摆在每一位教师的头顶。他们虽然表情平静而内心正在忍受着绞刑，不敢正视魏校长射剑喷刀的嘴巴，神经颤抖着卜算将要发生什么，为他人，更为自己。

“好了，废话就说这么多！大家也不要太紧张。我这个人，从来整不来人，也很重视人才！张大伟来了后——哎，刘书记今天几号了？”

“8号了！”刘书记正在紧急搜索记忆，几乎所有的教师早已抢先应答。

“双号嗦，那么就有班车，张大伟可能今天就到，我和刘书记研究决定：来了就上初三班当班主任，代班主任赵香渝仍回小学部，原来语文老师钟奎就只上初一初二两个班的语文，幼儿园学前班的拼音识数由退休老师何绍英去发挥余热，把江雯雯的包袱松一些，江老师全力补习初三外语，苏成华在小学部代任的数学课转给赵香渝，只上初三数学和化学；初一初二的数学课由生物老师何兴勇代任，并担任初三的地理，初三的历史仍由钟奎老师继续——”

“魏……”钟奎刚才还为放下重担而暗自高兴，却不料瞬息间